

韓非和

馬凱維里

強烈的生存競爭，不是你坑人就是人坑你！以往的舊價值觀念早已蕩然，新與舊的對立在各領域展開，而且也日趨多樣化！
若想在這種時代出人頭地，借用那些古代權謀政治家——韓非和馬凱維里的智慧，是很管用的。



彭達雄 譯
大眾書局印行



里維凱馬與非韓



行印局書衆大・譯雄達彭



韓非與馬凱維里

譯者：彭達雄◇特價七〇元

出版者☐大眾書局☐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
〇一號☐電話（〇七）五五一二七六六號☐發行者：大眾書局☐發行人☐
王餘德☐本書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發給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
業字〇五四五號☐印刷者☐大眾書局安平廠☐台南市新和路六號☐☐☐☐

73.4.初版

前言

在某種意義之下，今日亦可說是「戰國時代」。今日的世界，在表面上雖然是歌頌著「和平與繁榮」，但在其背後卻有一股可怕的暗流在那裏翻滾。

猛烈的生存競爭，不是吃人就是被人吃、舊價值觀的崩潰、在各領域裏那些新與舊的對立與多極化……。在這種瞬間都不容大意的時代裏若想生存下去，該怎麼辦？韓非與馬凱維里的著作專談權謀霸術，可以告訴你如何制人而不受制於人。他們在當時的亂世中可以說就是一種經營與管理的顧問。自古以來，談政治的書不勝枚舉，卻很少有像他們的著作一樣，論及政治的真實性，甚至論及權力行使手段的書。

韓非是紀元前三世紀，戰國時代的政論家，而馬凱維里則是十五、十六世紀的義大利思想家。在他們兩人之間雖然橫亘著一千七百年的歲月，與東方、南歐之差異，但卻有許多令人驚奇的類似點。韓非被稱為東方的馬凱維里，馬凱維里被叫做南歐的韓非，並非偶然。也許是雙方那極其類似的政治條件，才會使他們

不約而同地發出那「情節十分相合」的政治論吧！

「君主不可相信他人」（韓非、馬凱維里）

「父子尚且互相計較，何況是君臣之情，根本不可靠」（韓非）

「人對父親之死很容易淡忘，但對財產的損失卻永遠耿耿於懷」（馬凱維里）

「君主一旦吐露真心，必被臣下所利用」（韓非）

「除非目的已達，否則不可吐露真心」（馬凱維里）

「故意把事情說反，以試探可疑的人。這是試探別人真意的術數」（韓非）

「獲致勝利的將軍很有被君主懷疑的危險。除非從前線立刻趕回君主跟前，否則就應乾脆準備造反」（馬凱維里）

他們這些把政治與道德分開，企圖以利害來衡量一切人際關係的著作，雖然曾經備受非難，被斥為「惡書」，但私底下卻廣受支配者們的愛讀。

不久以前，據說馬凱維里的書在美國以「經營者之書」的姿態，大為暢銷。也許這是因為該書所談的是有關深不可測的人心，不是用電腦即可解決的事情的緣故吧。

當然，如果說這些古籍可直接適用於今日的社會，難免失於

輕率，但他們那些探求人性的理論帶給我們的啓發卻是很大的。

遺憾的是，不論是『韓非子』或是馬凱維里的著作，都是相當地龐大，尤以馬凱維里的書爲然，由於所談的是義大利的政治史，以及有關當時情勢的詳述，所以對繁忙的現代人而言，要想熟讀它，並不容易。

因此，本書乃將其要點按照論題分別加以摘錄。從前後連貫的文章中採擷其部分精華，如此一來，難免損及原書精義，但本書很有系統的編排與解說，諒必可彌補這一項缺失。但在這裏必須要聲明的是，此書並非專門性的研究書籍，也不是用來批判身爲思想家的韓非與馬凱維里，祇是把他們對於人性及權力行使的手段不謀而合的看法摘錄而編成的一本「處世參考書」而已。

希望本書在事業的經營、人際關係、甚或在政壇上，可以爲讀者帶來很大的啓示。

例言

一、本書是把韓非與馬凱維里的言論，按照類似的論題加以分類編排而成。在第I部是搜集可作爲其思想根底的言辭，在第二部則是搜集其具體的術數。

索引是由編者所附。

二、有關韓非的言論，則另附其原文，以資參考。

三、有關馬凱維里的言論，是從其『君主論』、『羅馬史論』二書所摘錄。

四、在譯文中附有（）者，是表示注釋；而附有〔〕者，則是表示譯者的說明。

目錄

前言 解說

I 人際關係的基本……………一一

1. 人是受利害所左右，而非愛……………一三
2. 必要的不是慈悲，而是殘酷……………二六
3. 上下的利害是相反的……………三七
4. 自主性不可失……………四〇
5. 與其靠運氣不如自己努力……………四七
6. 不能適應變化則必然滅亡……………五一
7. 要慎防可怕的細菌——中傷……………五四
8. 看不起別人是危險的……………五八
9. 利之所在……………六二
10. 改革之難……………六五

II 君主之術數、臣下之術數……………六九

1. 君主的立場與其應有的態度……………七一
2. 君主的統率術……………九二
3. 臣下的護身術……………一〇
4. 人心看穿術……………一六
5. 如何有效地予以賞罰……………二三
6. 注意提防重臣、貴族、親信……………三二
7. 進言的困難、說服的方法……………四一
8. 要嚴以律己……………五二

解 說

●韓非與馬凱維里

韓非（西元前約二八〇—前二三三）乃我國戰國時代（西元前五世紀末—前三世紀末）末期，韓國的公子。爲人口吃不善於言辭，卻善於著書，有「韓非子」一書傳世。戰國時代的韓國，其領土包括今河南省西、中部與山西東南隅。

『韓非子』凡二十卷，共五十五篇，雖說也許混有後世之作，但無論怎樣，當時尚未有紙張，所著的書均刻於竹簡之上，其規模之大可想而知。

韓非主張「人性本惡」，若想支配這種人，講道德絲毫無補於事，而必須使用「嚴法」。同時，也認爲一國之君若想以「嚴法」治國，則必須要懂得支配人民的「術數」。「嚴法」與「術數」——這些就是韓非思想的中樞。

韓非的這種主張，曾被鄰國的秦王所採用，也就是那位以建造萬里長城而著名的秦始皇。秦始皇獲得「韓非子」可說如虎添翼，以此作爲指導原理，終於首開局面，實現了強力的中央集權政治。

※

※

馬凱維里（Niccolo Bernardo Machiavelli，一四六九—一五二七）是在文藝復興時代末期，誕生於義大利北部之都市國家 Firenze 小貴族之家，後來當了共和政府的書記官。可說是高級官

僚。他曾根據其在內政、外交上的體驗與其對歷史的研究留下了諸如『君主論』、『羅馬史論』（亦被譯爲『政略論』）、『戰術論』、『Firenze 史』以及喜劇作品等許多著作。

他曾將古代羅馬以降那些君主或將軍們的行動加以分析，從中探索促使國家富強的原理。於是主張，若想把政治從宗教或道德分開，施行強力的統治，就不應講道德，任何不道德的手段都必須採用。其思想的根底乃在於「人性本來就是邪惡的」。

當然，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的韓非，與經過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洗禮的馬凱維里兩人之間，有其本質上的歧異。但儘管這樣，他們兩人卻在其時代背景上、思想上、甚或在生涯上，具有許多相類似之點。

雖然這祇是筆者的想像，但也許『韓非子』曾以某種形態被介紹至歐洲，而對馬凱維里的思想有所影響吧！

● 其歷史背景

首先讓我們看看兩人的時代背景吧。

史記范雎傳中有句話叫「遠交近攻」。這是外交上的一種策略，表示距離遠而無利害關係的國家與之親善，而距離近者則採攻打的做法。戰國時還有一句話叫「合縱連橫」。弱小國家（指戰國時燕、齊、楚、韓、趙、魏等六國）聯合拒強國（指秦）就叫「合縱」，弱小國家解合縱之約而各與強國締結同盟以策安全則稱之爲「連橫」。

以上兩句話雖然都是戰國時代所用的軍略，但迄今仍可適用在人際關係的戰術上。同時，從這兩

句話的產生，戰國時諸侯勢力對抗情形之激烈，可見一斑。

所謂戰國時代，乃指西元前四〇三—二二二年約兩百年期間而言。中國在西元前約十二世紀是一盤散沙，小國幾乎多達八百。後來漸被吸收合併，至前七世紀乃祇剩下約一百二十。當時在這羣小國家上君臨的就是周朝。但，乃至西元前四〇三年晉分裂，戰國時代開始，燕、齊、趙、魏、韓、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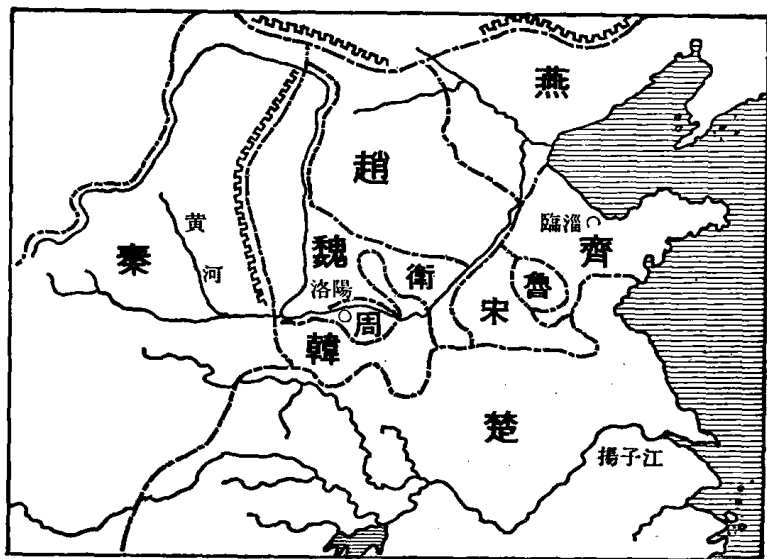
秦七大國合稱「戰國七雄」。這時東周王室可說有名無實，無任何統制力，於是在這七國之間，激烈的抗爭就連綿不斷。

但在另一面，經濟與文化卻急速發展。鐵製的武器與農具的發達，也是在這個時代。如在今山東省齊都臨淄之地，在西元前四世紀的紀錄中，人口就已多達七萬。

於是，繞著人性探索或政治論等的問題，各種言論興起，呈現所謂的「百家爭鳴」現象。許多遊說之士爲了要說服諸侯而開始遍遊各國。

在七國之中，西據關中的秦脫穎而出，逐漸坐大。屬於新興勢力的秦，由於在其國內沒有礙手礙腳的舊秩序，所以任何改革均順利進行。

然而，在春秋晚期，中原諸國，士大夫的執政成爲普遍現象，他們權勢之大，常可左右政局，甚至威逼人主。國家如果要強盛，就必須鎮壓這些重臣勢力，非實行



君主的直轄支配不可。——這就是韓非所做的主張。

韓非的祖國——韓國在七國之中是屬於最小，而且四周又受秦、楚等各大國所包圍。尤其是秦國，早在西元前四世紀的中葉就把領土內的小城市或村落改組爲直轄的縣制，實施其強有力的專制支配。對韓國而言，秦國帶來的威脅是與日俱增的。

但，儘管那樣，韓國卻仍沒有勵精圖治，那些重臣，亦即世襲貴族是祇知一味地擴大權勢，一些因緣情面則把社會束縛得動彈不得，橫行的是偽善的道德家、光說不練的學者。目睹這種情形，韓非覺得切齒痛恨。

他曾經企圖以法治主義與中央集權將之糾正。也曾企圖以近代化促進國家的富強。因此就開始猛烈地責難那些對國家有所妨礙的重臣。

遺憾的是，他的主張始終沒有被韓國所採納。正如韓非所預言，韓國在不久之後就走上滅亡一途。另一方，秦國則由於採行韓非的理論，在西元前三〇年起至二二一年爲止的短短九年期間，很快就併吞了韓、魏、趙、楚、齊、燕等國家，終於統一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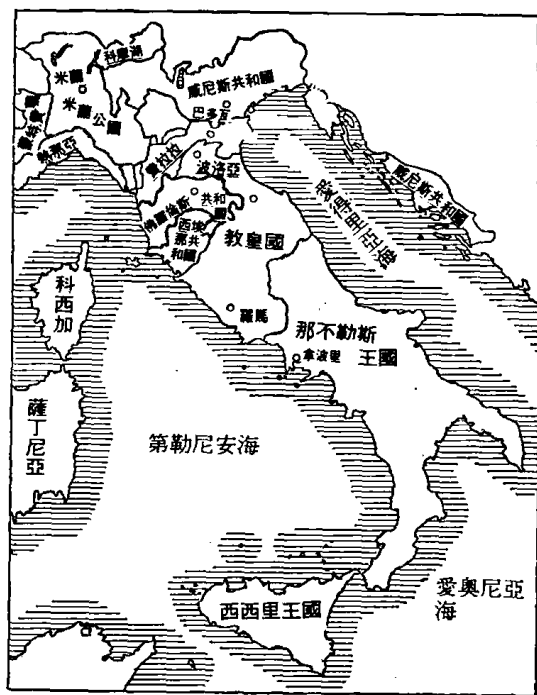
※

※

其次，讓我們再看看馬凱維里的歷史背景。其實他的時代背景也是一樣，中小國家分立，其祖國也是在強敵的威脅下苟延殘喘。

對義大利而言，十四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可說是動盪的時代，正企圖由中世紀的神權與封建制度的束縛中掙脫而出。在我國則是朱元璋即位，國號改爲明不久以後的事情。

一向在地中海世界稱霸，建立了強盛空前國家的羅馬帝國雖然早在五世紀時已不復存在，但當時的義大利卻已透過十字軍，與東方的阿拉伯文化、中國文化（學問、火藥、製紙、織布）接觸頻繁。



其在航海、土木、金屬、玻璃上的技術，以及繪畫、雕刻等的文化也相當發達。人們也由神權的陰影下漸獲解放，開始懂得重自由、貴人生、尚知識。歷史上即稱之為文藝復興時代。

尤以義大利北部為然，由於地中海貿易的結果，工商業起飛。因而許多都市國家出現。

但在另一方面，其政治卻呈現動亂迭起的現象。諸如 Firenze、Genova、Venezia 等的都市國家，以及 Milano、Napoli 等君主國家，許多小國分立，互相攻伐，經常戰爭。

當時在歐洲北方，已有許多國家獲得統一，實施中央集權政治，所以義大利這時可以說是四面楚歌。於是，在西元一四九四年，法國大軍終於入侵 Firenze，接著德國、法國以及西班牙等也紛紛侵犯小國分立的義大利。

馬凱維里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中生活。他在心中會感到危機，是理所當然。無論採用何種手段也必須要使國家統一，非使國家強盛起來不可。他認為對缺乏武力的小國而言，運用權謀權術也許就是唯一可行的手段。

然而，義大利全國真正獲得統一，卻是在經過三百多年之後，這是因為馬凱維里所主張的權術未曾被用在其本來的目的，而是被絕對主義的君主所利用的緣故。這情形就像韓非的術數被敵國的秦王所利用一樣。

※ ※

日本學者會田次雄在把韓非與馬凱維里加以比較之後，作了如下的評述，由於見解頗有獨到之處，乃在這裏加以引用。

※ ※

「貫徹於馬凱維里思想的是力量的集中法，這是許多弱小國家在面臨大國的威脅時，應該採取的手段。馬凱維里急於找出一位可以實現國家統一的人物，盡情發揮自己經綸的願望，看起來似乎也非常強烈。」

韓非所面臨的情況以及其始終懷才不遇而無法施展其抱負的命運，與馬凱維里的情形實在有太多的相似。身為韓國公子，他自然是把韓國的命運看做一己的命運看待。而韓國卻是難以治理的國家，在強大的秦國武力之前，韓國就像風前殘燭，非排除萬難，使國家強盛起來不可。而且，這又是迫在眉睫，十萬火急的事。那種「以德化民，無爲而治」的清靜無爲觀念，在這時是行不通的。當時韓非的那種坐立不安的感觸，就是馬凱維里的心情。

兩個完全相同的政治條件，即使其間有一千七百年的時差、黃白種不同的民族差，以及好幾千里的地理距離，仍然不謀而合地產生了相同的政治論。而且，兩者均主張強而有力的政治上的統一，都認爲唯有如此才能解救國家危機。爲要達到此目的，政治學必須是不談一切道德與宗教命題，祇追求如何達到極權之目的的法則即可。這就是韓非與馬凱維里二人所不約而同地到達的共同結論。」

● 其生涯

韓非生平的詳情不得而知。祇在西元前一世紀著作的『史記』中有所記載。根據這項記載，他是一位韓國的「庶公子」，也就是妾腹所生的庶子，是一位無權繼承家產的公子。

韓非曾經拜在倡性惡之說的荀況門下學習。荀況是趙國人，戰國時學者，著有『荀子』一書。在其同門子弟之中，還有後來當了秦國宰相的李斯。

韓非在韓國到底當了什麼官，也是不得而知。祇知他經常向君主提出意見書，但沒有一項被採納。於是，他就發奮著書，那就是洋洋灑灑寫了二十卷的『韓非子』。

這一部巨大的著作，後來輾轉到了秦王（後來成為始皇帝）手中。根據『史記』記載，這時秦王有感而發地說道：

「啊，寡人若能見到此人，與之共遊，死無遺憾矣！」

秦王之視『韓非子』如至寶，可見一斑。於是，爲了要獲得此書的作者韓非，秦王乃發兵攻打韓國。一向沒有把韓非放在眼裏的韓王，這時連忙起用韓非爲使者，派往秦國。秦王見到韓非自然喜出望外。

曾經與韓非有同門之誼的李斯，這時已在韓國爲官，卻嫉恨韓非而在秦王面前搬弄是非。

「韓非畢竟是韓國人，即使起用他，也不會爲秦國賣力，必然祇爲韓國打算。而且，現在就這樣讓他回國，以後一定是個禍害，不如乾脆把他殺了。」

秦王覺得此話不無道理，乃打算派人去刺探韓非的誠心。李斯卻搶先一步贈韓非以毒藥，勸他自殺。秦王後來雖然改變主意想赦免韓非，但這時韓非卻已服毒身死。這是西元前二三三年的事。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對韓非無法避免災厄而慨嘆。

韓非雖然提倡權謀術數，但自己未曾實踐，結果卻被採納其權謀術數者所害。不過，這件事非但不曾減少『韓非子』的價值，反而可說韓非是以身去證實權謀術數的可怕性。

於是，韓非的理論乃被始皇帝以及其他許多支配者所實踐。

※

※

另一方，馬凱維里的誕生是在哥倫布發現北美洲的二十三年前，在我國則是明英宗再度即帝位，廢景帝，史稱「奪門之變」後不久。其祖國 Firenze 被法國大軍侵犯的，是在馬凱維里十五歲的時候。

二十九歲時當 Firenze 共和國政府書記官，而經常以外交使節的身分在外交界活躍。

一五一二年，Firenze 共和國政府受到西班牙大軍的攻擊而垮臺，及至過去的權貴墨其紀家再度掌握支配權時，馬凱維里便下野，第二年卻因參與反墨其紀運動的嫌疑被捕入獄。

數月後即被釋放而出獄，於是就隱居在 Firenze 近郊，把『君主論』脫稿。時年四十四歲。不久，又將『羅馬史論』完成。

一五二〇年，被墨其紀政府所錄用，任外交使節，同時接受委託執筆『Firenze 史』。此書完成後第二年，亦即西元一五二七年，因病而撒手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約三十年後，羅馬教廷將其全部著作列為禁書，也就是說，馬凱維里竟然被教廷視為魔鬼的使徒。但在十九世紀末，當國家主義思想在義大利掀起，統一義大利的叫聲四起時，馬凱維里始以「愛國者」的姿態再度受到大眾的認同。他的著作在將來也和過去一樣，也許仍然要看時代的需要而有其支持者以及其反對者吧。